

华盛顿·欧文文集

阿斯托里亚

Washington Irving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阿斯托里亚

Washington Irving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cursive script, which appears to be "Wm Irving".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阿斯托里亚 / (美) 欧文著 ; 刁俊春译 .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2016.1

ISBN 978-7-5057-3628-3

I . ①阿… II . ①欧… ②刁… III .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2537 号

- 书名 阿斯托里亚
- 著者 [美] 华盛顿·欧文 著 刁俊春 译
-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经销 新华书店
- 印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 规格 880×1230 毫米 32 开
14.5 印张 417 千字
- 版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 印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书号 ISBN 978-7-5057-3628-3
- 定价 42.00 元
-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 邮编 100028
- 电话 (010) 64668676

跨越落基山脉的一桩冒险事业里的奇闻轶事

多年以前，在我偶尔造访加拿大的旅途中，我结识了伟大的西北皮毛公司的一些主要合伙人，同他们无话不谈，当时他们住在蒙特利尔^①，为人和善，并且几乎是敞开大门接待素不相识的人。在他们殷勤的款待下，我偶尔会碰到一些来自内陆站点的合伙人、职员，以及那些吃苦耐劳的皮毛贸易商；这些人已经在远离文明社会的地方度过了数年的时光，他们置身于冷漠蛮野的部落之中，并且他们都拥有着神奇事迹，可以用来讲述他们那些光怪陆离、匪夷所思的游历，还有他们在狩猎上的丰功伟绩，以及在印第安人中间的那些危机四伏的冒险、千钧一发的逃脱。我当时正是想象力会给一切增色添彩的年纪，故而这些来自蛮荒之地的辛巴达^②们所讲的故事，让一个设阱捕兽者兼皮毛贸易者的人生在我的眼里成为了绝佳的罗曼史。我甚至在某个时刻，由于受到其中一位合伙人的邀请，心中计划过要搭乘每年一度驶向那些湖泊和江河上游的船只，到该公司的那些遥远站点拜访一番；然而，诸事繁杂，机遇不佳，最终未能得偿所愿，一直引以为憾。在那些最初的印象之中，那些杰出的皮毛公司所从事的宏图伟业，以及它们的从业者在我们广袤大陆

① Montreal，加拿大东南部城市。

② Sinbad，《一千零一夜》中《辛巴达航海旅行的故事》里的主人翁。故事叙述了辛巴达在七次冒险远航中惊险、曲折的经历，歌颂了他积极进取的精神。

上最为蛮荒的疆域里所经历的那些危险的游侠行为，一直都是我如痴如醉的兴趣主题；并且我一直深感渴望能够获取一些具体细节，以便了解他们那些生活在蛮荒深处的野蛮部落里的种种冒险历程。

大约两年前，我刚从西部深处的一些大牧场游历归来不久，我同我的朋友——雅各布·阿斯托先生——有过一次交谈，他与我们国家的那个部分休戚与共，与那些前往圣达菲和哥伦比亚河的大胆贸易者们也渊源颇深。交谈中，他讲到了他自己带队、徒步跋涉的一桩伟大的冒险事业，大约是二十到三十年以前的光景，当时的目标是让皮毛贸易跨越落基山脉，然后横扫太平洋两岸。

发现我对这个话题兴味颇丰，他不无遗憾地感慨道，他的冒险事业及其民族性和重要性的真正性质和程度从来未被理解，同时他也表达了一个愿望，希望我可以把这一切述诸笔端。此建议正好与我已然在心中澎湃的那些早先设想不谋而合。我想到，诸如此类的写作也许会涵盖那些形形色色的奇妙细节——这些对我来说十分有趣——可资窥探皮毛贸易之本身及其诸多遥远而大胆的冒险，以及受之影响的各种民族、部落、世袭阶层和具体人物，有文明的，也有野蛮的。同时，在阿斯托先生的全盘计划中，他作为雇主的那些海上和陆地的冒险中所留下的日志和信函，也许会把人们的眼光吸引到那些超越我国庸常旅行路径颇远，并几乎不为人所知的地方。于是乎，我感到接受此任务义不容辞，前提是提供给我的文书资料要足够广泛和细致。与此次冒险相关的所有书面材料因而要交由我过目查看。在这些材料中，有诸多日志和信函，它们记述了海上的屡次征程，也记述了那些经由前人未涉之路来往跨越落基山脉的旅行，还有一些文书资料，例证了太平洋沿岸的野蛮和殖民生活。手中有了这些资料，我接下了此项工作。翻寻商业文件以及在大量冗杂乏味的细节中搜集整理出确凿的事实这样辛苦之事，全由家侄皮埃尔·M. 欧文代为操劳，他实为我的开路先锋，为我铺平道路，减轻负担，我受之恩惠极大。

至于那些日志——它们是我主要的依赖——一向由商贾人士所保有，原本旨在此项冒险之目标，故而措辞很少考究，对于与他们利益不直接相关的事宜亦极少留意，再者，由于它们常常是在鞍马劳顿之时或旅途匆忙之际，克服种种不便，草就于荒野野营，所以它们往往吝于细节，只是提供了蛛丝马迹让人加以发挥，但缺乏可以满足探究欲望的详细故事。故而，我偶尔会采用其他造访过所描述场景的旅行者们登刊见报的日志，以补不足，例如有来自以下诸位先生的：路易斯和克拉克、布拉德伯里、布雷肯里奇、朗格、弗朗谢赫，还有罗斯·考克斯，并在此一并向以上各方的帮助表示感谢。

我现在向公众所展示的作品必然是漫谈式的，并且多少不太连贯，因为里面包含了各种各样陆地和海上的征程和冒险。然而，经由大师之手的精心设计和操控，确凿的事实将会在一个宏大的框架内得以串联和聚合；同样，一班人物角色将会贯穿故事始终，会偶尔现现身，尽管有时候间隔的时间较长，然后整个冒险故事以一个常规的结局收场；因而，本作品，虽无意于在艺术构造上有任何的人为穿凿，但实际上却很大程度地拥有着那些虚构作品孜孜以求、所有历史记述视为价值重大的那种整一性。

第一章

美国冒险的目标——猎金和皮毛贸易——它们对殖民地开拓的影响——早期法籍加拿大定居者们——渥太华和休伦猎人——一个印第安人的贸易营地——*Coueurs des Bois*，或者丛林游侠——他们的游荡生活——他们的狂欢和挥霍——许可贸易商——传教士——贸易站点——原始的法籍加拿大商人——他的根据地和下属——英籍加拿大皮毛商人——西北公司的起源——它的构成——它的内部贸易——公司的一个候选人——荒野中的困窘——西北职员——西北合伙人——西北大富豪——森林中的封建意识——湖区霸主——威廉堡——它的议会厅和宴会堂——荒野中的酒宴

在美洲人的早期历史中，能引发广泛而无畏的冒险不外乎是在商业获利中首当其冲的两大目标：南方的珍贵金属，以及北方的充裕生皮。在那位热情似火、富丽堂皇的西班牙人——对金子的狂热点燃了他的激情——已经将他探索和征服的步伐越过了那些被热带酷热的太阳烤焦了的辉煌国度的时候，那位身手敏捷、步履轻快的法国人，以及那位头脑冷静、精于计算的英国人，已经在从事一项不那么华丽，但是同样可以获利颇丰的交易，他们穿梭在加拿大的极北地区里，追寻着皮毛，前进的脚步甚至踏进了北极圈。

这两种追寻因而在某种方式上，成为了文明的拓荒者和先驱。在边界上不做逗留，他们蔑视着一切艰难险阻和重重危机，立刻深入到那些野蛮国度的心脏地带：剖开隐藏在蛮荒里的秘密；直奔那些美丽而富饶的偏僻区域——这些区域要不是因为他们，也许还会被埋没多年——并

且召唤着他们身后缓慢的、踟蹰不前的农业和文明的步伐。

实际上，正是皮毛贸易赋予了那些伟大的加拿大省份早期的给养和活力。由于严重缺乏贵金属——在那个时候是美洲冒险的主要目标——它们一直长期被父母之邦视而不见。然而，那些法国的冒险家们——他们已经在圣劳伦斯河两岸安营扎寨——很快就发现在内地充裕的生皮身上，他们可以获取财富的源泉，或许几乎可以同墨西哥和秘鲁的矿藏一较高下。那些印第安人，由于尚未熟悉文明社会里附加在某些样式的皮毛身上的人为价值，会带来大量最为珍贵的皮毛种类，然后用它们交换一些欧洲的小玩意和廉价商品。就这样，早期的贸易者们赚得了巨大的利润，于是人们对这项贸易趋之若鹜。

由于定居点附近的珍贵皮毛变得越来越稀缺，那些毗连的印第安人被激励起来，到更加广阔的范围里去从事他们的狩猎征途；在这些征途中，他们通常有一些贸易商或者他们的下属陪同，后者分享胜利的果实也分担追捕的危险，与此同时他们也熟悉了最好的狩猎和诱捕区域，也熟悉了那些偏远的部落，并鼓励他们把生皮带到定居点那里去。以这种方式，这项贸易扩张开来，并且从偏远地区被带到了蒙特利尔。不时地，会有许多渥太华人、休伦湖人，以及其他在湖区边界上狩猎的部落人，会坐着一队轻型独木舟，往城里漂来。独木舟里面满载着河狸皮，以及他们全年狩猎的战利品。这些独木舟会被卸载并搬到岸上，里面的东西按次序摆放。一座桦树皮做成的营地会在城外安扎下来，接着一种原始的集市就开张了，带着那种庄严的仪式，让那些印第安人备感亲切。观众会要求总督亲临，他会端坐在一把扶手椅里，以十分得体的仪态主持着会场，而那些印第安人在他身前围成一个个的半圆形，坐在地面上，安静地吸着他们的烟斗。几场演说过后，交换礼品，然后观众们渐次散去，所有人都心情愉悦。

接下来就是跟商人们之间热烈活跃的交易了，整个蒙特利尔会显得生机勃勃，那些裸露着身体的印第安人从一个商铺跑到另一个商铺，一

边用皮毛交换着火器、水壶、匕首、斧头、毛毯、色彩艳丽的布匹，以及其他各色用具或玩物；在这所有一切之中，一位年事高的法国作家说，那些商人可稳妥净赚百分之两百的利润。在这场交易中，没有金钱的使用，并且，一段时间过后，所有的烈酒都禁止作为偿付手段，因为它们容易引起狂热的、令人害怕的酗酒以及血腥的斗殴。

当他们的正常需求和突发癖好皆得以满足，他们就会告别总督，拔起他们的帐篷，把独木舟下到水中，然后直奔上游的渥太华，向湖区驶去。这项贸易中逐渐生发出一个新兴的并且不规则的劳工阶层。他们被称为“coureurs des bois”，意思是丛林游侠，就是那些起初在印第安人狩猎征途中陪伴他们，并且熟悉了偏远地带和部落的男人们；他们现在成为了，可以说是，荒野中的小贩。这些男人会乘着独木舟，满载货物、武器和弹药，从蒙特利尔出发，然后顺着那些穿梭在加拿大广袤森林里迷宫般蜿蜒曲折的河流，一路上行，一边沿着那些最偏远的湖岸航行，一边在那些土著居民的身上创造出新的需求和习惯。有时候，他们会在他们中间逗留数月之久，用法国人那种幸福的才能，改变自身以适应他们的品位和习惯，在一定程度上穿戴着印第安人的服饰，并且娶印第安人做妻子这样的事情也并非偶尔有之。

十二个月，十五个月，十八个月，经常悄然逝去，而他们则音信全无，之后他们会从渥太华漂流而下，一路上兴高采烈，他们的独木舟被一包包的河狸皮压得吃水很深。现在轮到他们寻欢作乐，肆意挥霍了。“你一定会十分吃惊的，”一位作家如是说，就是前面刚引用过的那位，“假如你目睹了这些小贩们回来时放浪形骸的样子；他们大摆酒宴，赌博嬉戏，他们是何等的浪费无度，不仅是花在服装上，同时也花在他们的情人身上。他们之中的那些已婚者还有点脑子，要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中，但是那些单身者的行为举止就像是一艘东印度商船加上海盗一样的做派。因为他们出手慷慨，大吃大喝，玩耍个不停，只要他们手中的货物还能维系。然后，当这些货物全部用完了，他们甚至卖掉他们的刺绣、饰带，以

及他们的衣服。都卖完后，他们为了生计不得不开始一趟新的航程。”^①

这些丛林游侠中有许多人变得对印第安人的生活模式以及荒野中完美的自由那样习惯，以至于他们失去了对文明社会的兴趣，并且把他们自己同那些与他们朝夕相处的野蛮人视为一类，或者说，只有在更为放荡这一点上，他们才能被区分出来。他们的行为举止和言传身教渐渐地腐化了那些土著居民，也妨碍了天主教传教士们的工作进展，这些传教士当时正在加拿大的荒野中殚精竭虑地实施着他们虔诚的教诲。

为了抑制这些胡作非为，并且为了保护皮毛贸易免于遭受这些放纵的冒险者种种不规范行为的伤害，法国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一切人等，未经许可，一律不准进入该国的内陆从事贸易，违者以死论处。

这些许可证由总督以书面形式颁发，起初只是授予那些受人尊敬的体面人士，授予那些破产了的绅士，授予家有老小需要赡养的军队老军官，或者授予他们的孀妇。每张许可证容许装载两只大型独木舟的商品前往湖区，并且一年之中颁发的许可证不得超过二十五张。然而，渐渐地，私人许可证也开始颁发了，于是乎，许可证的数量与日俱增。那些不想选择亲力亲为征途的人，获许将它们卖给那些商人；这些人雇佣 *coureurs des bois*，或者说丛林游侠，来从事那些漫长的航行，然后分享利润，就这样，旧系统里的胡作非为重新复活了并得以延续。^②

① 《拉·昂丹》第1卷，信件4。——原注

② 以下是这些征途通常情况下得以成行的一些条件。持有许可证的商人会在两只独木舟上装载价值1000克朗的货物，然后把它们交由六名丛林游侠掌管，这些货物卖给他们的价格超过殖民地当地现金价格的50%。那些丛林游侠，回过头和那些野蛮人交易时，会狠狠地抬价，以便得到颇丰的回报，大约一年之后，他们带回载得满满的四只独木舟，确保可以净赚700%的利润，如此这般，原先投资的1000克朗产出了8000克朗。在这极为丰厚的利润中，商人占了大头。首先，他会拿走600克朗作为他许可证的成本，然后1000克朗作为原始货物的成本。这样，就还剩下6400克朗，在这其中他会拿走40%作为船舶抵押款，大约为2560克朗。剩余的部分将在六位出色的游侠之间平分，这样每个人将会得到不超过600克朗，作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挣得的辛苦费。——原注

那些受雇于罗马天主教会，旨在让印第安人皈依的虔诚传教士们，在这蛮荒的心脏地带里，极尽所能地对抗着这些人所造成的并大肆宣扬的放荡行为。也许常常可以看到天主教小教堂就建在交易所的旁边，教堂的尖顶上装有十字架，耸立在一个印第安村落的中间，这村落就位于一条河或者一座湖的岸上。这些布道往往对那些森林的淳朴儿子们会产生有益的影响，但是对那些文明社会的变节者们就几乎毫无力量了。

终于，人们发现有必要在河流和湖泊的交汇处建立一些堡垒式站点，以便保护该项贸易，并对那些蛮荒里的放荡者们加以约束。这些站点中最为重要的是在米基麦基诺^①，位置就在同名海峡上，该海峡把休伦湖和密歇根湖连接在一起。这个站点成为了伟大的内陆集市和仓储场所，于是那些亲自参与执行贸易的正规商人们，运用他们的许可权，在这里建立了基地。这里，也是那些丛林游侠们的会面地点，有些从蒙特利尔运送货物而来，有些从内地带上生皮返回。在这里新的征途装备完成，然后向密歇根湖和密西西比河以及苏必利尔湖和西北地区进发；然后带回来的生皮在这里装船运往蒙特利尔。

那位法国商人在他的贸易站点里，在加拿大的那些尚未开化的岁月里，简直就是某种商业上的族长。带着他们民族的那种懒散习惯和易于亲近性，他生活在一个被自我放纵和混乱不堪所包围的小世界里。他拥有他的职员，驾独木舟的男人，以及各类仆从，他们与他相处得无比融洽，总是直呼他的教名；他有着是一群印第安美人作为妻妾，还有更大一群的混血子女；什么时候都不会缺少一队闲事生非的印第安人，在狩猎征途的间隙里，他们在基地里晃来晃去，吃吃喝喝，当然花的都是他的钱。

对那些加拿大贸易者们来说，很长时间内，在来自纽约的英国商人中间，有着令他们头痛的竞争对手，因为后者把那些印第安狩猎者和丛

^① 法语按照读音拼写为 Michimackinac，现在英语中简称为麦基诺（Mackinac）。

林游侠诱骗到他们的站点里，并且用更加优惠的条件同他们交易。一个更加可怕的强大对手，于一六七〇年，以哈德逊湾公司的形式组织起来，查理二世授予该公司独享特权，准许其在哈德逊海湾及其支流的两岸上建造贸易所；该特权他们一直维持到今日。在这个英国公司和加拿大的法国商人之间，因为声称对方侵犯了领土范围而产生的仇怨和争斗不断出现，他们各自的代理人之间也发生了暴力事件和流血冲突。

一七六二年，法国失去了对加拿大的占有，于是皮毛贸易主要落入了英国子民的手中。然而，在一段时间里，该贸易缩减到了狭小的范围之内。那些老的丛林游侠解体了，作鸟兽散，或者在他们能够被待见的地方，他们又无法很快适应英国雇主的习惯和礼节。他们怀念那些老法国贸易所里的自由、放纵和亲密无间，而对新来者清醒得一丝不苟、沉默寡言，以及行事方法很不喜欢。那些英国贸易者，同样，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并且不相信原住民。他们这个样子是有原因的。底特律和米基麦基诺的那些奸诈的、血腥的事件向他们展示了那些野蛮人怀有的潜在敌意，他们已经被法国人教导了太长的时间，要把他们（英国人）视为敌人。

直到一七六六年，这项贸易才恢复了它原先的通道；但是接着个体商人推动了贸易，他们热情很高，参与竞争，于是该贸易很快就超越了它先前的范畴。在蒙特利尔和米基麦基诺，各色人等的征途整装待发，对抗和猜忌也随之而来。他们的诡计是在价格上高过对方从而搞垮对方，这样此项贸易也受害匪浅；那些印第安人因为烈酒的售卖——这在法国治下，是一直被禁止的——而放荡不堪。于是在那些印第安村落里，以及贸易所的周边地带，醉酒、残暴、斗殴的场景就司空见惯了；而当那些敌对的贸易商团在无法无天的荒野深处不期而遇时，血腥的争斗也时有发生。

为了终止这些卑劣的、毁灭性的争夺，蒙特利尔的几位最重要的商人在一七八三年的冬天组成了一个合伙公司，该公司在一七八七年通过与一家对手公司的合并进一步壮大起来。从而，著名的“西北公司”得

以创立，它在一段时间里，如同君王般统治着加拿大的那些酷寒的湖泊和无边的森林，几乎可以匹敌东印度公司，后者在东方那肉感撩人的气候和幅员辽阔的疆域里作威作福。

西北公司由二十三位股东——或者称之为合伙人——所组成，但在其麾下大约有两千人，分别充当职员、向导、翻译，以及“voyageurs”，即所谓的船夫。这些人被配置在不同的贸易站点里，它们中有一些被广泛而深远地建立在内陆的湖泊和江河之上，彼此相隔遥远，还有一些建立在那些野蛮部落里和不通道路的乡村腹地。

有几位合伙人定居在蒙特利尔和魁北克，以便料理公司的主要事物。这些人被称为代理人，都是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其他的合伙人负责各自的内陆站点，在那里他们要待上一整个冬天，以便监督管理与各种各样的印第安部落之间的贸易往来。他们因此被称为越冬合伙人。

用来从事这项范围广、游历深的贸易的货物都被贮存在位于蒙特利尔的公司仓库里，然后用平底小舟或者小船和独木舟，运到阿特瓦或者奥特瓦河上——这条河流入蒙特利尔近旁的圣劳伦斯河——同时也通过其他的河流和陆路通道，运往尼皮辛湖、休伦湖、苏必利尔湖，然后从那里，通过几个系列的大小湖泊，运到温尼伯湖、亚大巴斯卡湖，以及大奴湖。这个内海奇特而美丽的系统——它幻化出了一个巨大的荒野地域，对印第安人或者贸易者那脆弱的桦树皮小舟来说，这个区域非常容易接近——里面镶嵌着该公司的那些偏远站点，在那里它们同周边的各个部落进行着交易。

该公司，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展示的那样，起初是一个自发的商贾结盟；但是，在它被正规组织起来之后，想要加入它变得极其困难。一个候选人必须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见习期，好比是“在桅杆前”^①，然后通过他的功绩和服务慢慢往上爬。他在年纪尚小的时候，从职员做起，并

^① “before the mast”指普通海员所在的岗位，表示职低位卑。

且作为学徒服务七年，学徒期他可获得一百英镑，食宿费用由公司支付，同时公司会提供合适的穿戴和用具。他的见习期通常是在内陆贸易站点中度过；远离文明社会数年的光景，过着放浪荒凉、朝不保夕的生活，几乎同他周围的那些野蛮人一样；暴露在北方冬天的艰辛中，经常受到食物稀缺的折磨，甚而有时候要经历长时间没有面包和食盐的困窘。当他的见习期结束后，他按照他应得的报酬领一份薪水，从八十英镑到一百六十英镑不等，并且他现在有资格实现他雄心壮志的伟大目标了，即成为公司的一名合伙人；尽管在他得到这个令人倾慕的位置之前，他也许还要熬上多年。

绝大多数职员都是出身良好家庭的年轻人，来自苏格兰高地，拥有着他们国家特有的那份坚韧、节俭以及忠诚，同时他们与生俱来的刚毅让他们适合对抗北方严酷的气候，并且对他们命运中的考验和困顿逆来顺受。尽管有一个事实一定不能遮掩：他们中确有许多人的体质受到了荒野艰辛条件的损害，他们的胃部因为偶发的饥荒，特别是由于面包和食盐的缺乏而受伤。偶尔，每隔几年的时光，他们被准许回到南方，拜访一下位于蒙特利尔的机构，以便恢复他们的健康，并且品尝一下文明生活的滋味，这些拜访就是他们生存中辉煌的闪光点了。

至于那些最重要的合伙人，或者说代理人——他们定居在蒙特利尔和魁北克——他们形成了一种商业上层社会，生活是贵族式的、殷勤好客的做派。他们的站点，以及他们在荒野的林中生活里一起分享和承担的那些乐趣、威胁、冒险和灾祸，已经把他们诚心诚意地连接在一起，所以他们形成了一种欢乐的兄弟情谊。大约三十年以前，到过加拿大的游客中很少会有人——在麦塔韦什、麦基利伍雷、麦肯兹伊以及弗罗比舍还有其他西北公司巨头的时代，那时公司正处于鼎盛期间——会不记得这些北方大富豪们发起的那轮宴会和狂欢。

有时候一位或者两位合伙人，刚刚从内陆站点返回，会在纽约亮相，这里是他们寻欢猎奇之旅的一站。在这样的场合里，他们的钱包就

会显出一定程度的宏伟壮观，并且有着一特别要在金店和珠宝店里花销的嗜好，在这两个地方，他们会搜寻戒指、手链、胸针、项链、珠宝腕表，以及其他奢华的饰品，一部分他们自己佩戴，一部分作为礼物送给他们的女性相识；真是挥金如土的浪子，就像我们往昔常在那些南方种植园主和西印度克里奥尔人身上所看到的那样，当时他们的种植园富得流油。

不过，想要看到西北公司排场和权势的全貌，就必然要目睹在伟大的内陆会议室里所举行的每年一度的集会，这会议室建在威廉堡里，毗连着苏必利尔湖之上的所谓“陆路大通道”。在这里，来自蒙特利尔的两到三位最重要的合伙人将会每年一次接见那些来自荒野中各个内陆站点的合伙人，来讨论公司在前一年度里的诸项事务，并且商定来年之计划。

在这些场合里，也许可以看到，同那些旧时的法国贸易者不拘礼仪相比，可谓改朝换代了；现在大不列颠的贵族特质宏伟地光芒四射，更确切地说是那苏格兰高地人的封建精神闪耀着光辉。每位掌管一个内陆站点，并且手下有二十个随从可供差遣的合伙人，都感到自己仿佛是一个苏格兰高地宗族的酋长，并且在他下属们的眼里几乎就像是在他自己的眼里一样重要。对他来说，参加威廉堡的大会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件，去那儿就像是去国会议事一样。

不过，来自蒙特利尔的合伙人们，是真正的占据支配地位的领主；一向过着骄奢淫逸、养尊处优的生活，他们使那些来自树林中的同僚们看起来顿时黯然失色，后者的外形和面容因为艰苦的生活和艰辛的工作，已经变得憔悴和坚硬了，他们的服装和用具更是不堪穿戴。诚然如此，这些来自南方的合伙人认为公司的全部尊严就由他们的真身悉为代表，故而，他们的行为举止颇为得体。他们沿河而上的时候，气派十足，就像是君王出巡；更确切地说，就像是苏格兰高地的酋长航行在臣属的湖泊之上。他们裹着华丽的皮毛，他们巨大的独木舟，装配得便利

奢华，应有尽有，人力全是加拿大船工，这些人就像是苏格兰高地的族民一样顺从。他们随身带着厨师和面包师，还有各式佳肴以及大量美酒，为伴随着这次伟大聚会的酒宴做好准备。他们同样很高兴，如果能遇上某位尊贵的陌生人的话；最好是某位有爵位的英国贵族，能陪同他们参加这次盛大的庆典，为他们的重要典礼增光添彩。

威廉堡，这次重要年度会议的场址，是位于苏必利尔湖两岸上的一个规模不小的村落。在这里，一个巨大的木制建筑物，就是伟大的议事厅了，同时也是宴会堂，里面装饰着印第安人的各种武器配备以及皮毛贸易的战利品。这间屋子此时涌满了贸易商和船工，有些是来自蒙特利尔，要往内陆站点去；有些是来自内陆站点，要往蒙特利尔去。各次会议开得做派十足，因为每位成员都觉得宛如身处国会一般，每一个仆从和下属都心怀敬畏地仰望着这些聚集在一起的人物，就像是仰望上议院一样。这里有大量庄严的思考以及严谨的苏格兰式推理，偶尔还会有盛大壮丽的慷慨陈词。

在这些庄严而权威的会议间隙，会有大型的宴饮和狂欢，就像是描述中发生在苏格兰高地城堡里的某些古老宴饮一个模样。大宴会堂的那些桌子在各种各样猎物的重压下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有来自树林中的野味、湖泊中的鱼类，还有狩猎者们的珍馐，譬如野牛的舌头、河狸的尾巴以及来自蒙特利尔的奢侈品，它们全都由经验丰富的厨师精心烹制，他们就是为此特意被带来的。美酒慷慨，饮者亦无须吝啬，因为这正是一个豪饮的时间，一个忠诚祝酒、酒神放歌、美酒盈杯的时刻。

这些首领们在大厅里狂欢，屋顶的椽梁也回荡在他们一阵阵忠诚的呐喊声以及古老的苏格兰歌声里——他们吟唱的声音嘶哑着，在北方的疾风中更显豪放——与此同时，他们的欢乐在一支混合军团那里得到了呼应和延长，这支军团由下列人员组成，他们是仆从们、加拿大船工们、混血儿们、印第安狩猎者们以及流浪食客们，他们奢华地尽享饕餮盛宴，面包屑从他们的桌子上纷纷落下，他们让天穹随着古老的法国小